

全球首部超自然罗曼史大系

FALLEN

lauren kate

墮落天使

上帝要他们相遇，撒旦要他们死别……

[美] 罗伦·凯特 著 杨扬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墮 落 天 使

F A L L E N
loven kate

[美] 罗伦·凯特著 杨扬译

中 信 出 版 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堕落天使 / (美) 凯特著; 杨扬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Fallen

ISBN 978-7-5086-2397-9

I. 堕… II. ①凯… ②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775 号

FALLEN

Copyright © 2009 by Tinderbox Books LLC and Lauren Kat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不得在港澳台地区发行销售

堕落天使

DUOLUO TIANSHI

著 者: [美] 罗伦·凯特

译 者: 杨 扬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3479

书 号: ISBN 978-7-5086-2397-9 / 1 · 15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天堂的大门已然紧闭……

我们须遍游世界

探寻是否仍有旁门敞开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论木偶剧》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❶ 完美的陌生人 / 7
- ❷ 飞来横祸 / 31
- ❸ 黑暗侵袭 / 49
- ❹ 墓园的夜班 / 63
- ❺ 打入圈内 / 79
- ❻ 无可救赎 / 99
- ❼ 倾泻之光 / 113
- ❽ 湖边的约会 / 127
- ❾ 烂漫天真 / 147
- ❿ 狼烟四起 / 159

- 11 惊醒 / 177
 - 12 尘归尘，土归土 / 195
 - 13 深深感动 / 211
 - 14 空虚的双手 / 227
 - 15 虎穴 / 245
 - 16 未见分晓 / 267
 - 17 翻开的书页 / 289
 - 18 埋葬的战争 / 307
 - 19 看不到的地方 / 327
 - 20 破晓 / 343
- 尾声 / 359

楔 子

赫尔斯顿，英格兰

1854年9月

午夜临近，他终于画出了她的眼睛。眼神像猫儿一样，半是坚定半是踌躇——却危险万分。不错，她的眼睛就是这样，卧在精致优雅的眉下，掩映在如瀑的发间。

他将画举起，伸直胳膊，仔细端详，审视自己的进展。没有她在面前，这真是项艰苦的工作；可如果她在的话，他根本无法作画。自从他从伦敦来到这里之后，不，从第一次见到她之后，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地与她保持着距离。

可如今她每天一点一点靠近他，让他一天胜似一天难挨，这就是他决定在清晨离去的原因：印度？美洲？他不知道去哪里，或者也不在乎。不管最终在何处落脚，都强过在这里忍受煎熬。

他再次俯身看画，一面叹息一面用拇指将她微微掀起的下唇上的碳渍抹匀。这了无生气的画纸，这残酷无情的替代品，却是唯一能将她留在身边的方法。

然后，他在皮制椅子上坐直了上身，他感觉到了，有一股暖意从背后袭来。

是她。

她些许的靠近都能带来最奇妙的感受，就像木头在火中化为灰烬时迸发出的热光。他无需转身也已知晓：她来了。他合起腿上的素描本，虽然他能遮盖画像，却无法逃避现实的她。

他的目光落在客厅对面带有象牙装饰的长沙发上。几小时之前，一袭玫瑰色丝质长袍的她姗姗来迟，出现得让人有些许意外，然后便站在那儿为主人的大女儿弹奏的美妙大键琴曲^①鼓掌。他的目光掠过房间，落在窗外的走廊上。昨天，就在那里，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旁，捧上一束洁白的野芍药花。她依然认为自己亲近他的行为和动机是那么纯洁，而他们在露台上频频的相遇也仅仅是愉快的巧合。她当真如此天真？他不愿告诉她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秘密应由他来背负。

他站起身，转过脸，将画留在身后。她就站在那儿，一袭素净的白色长袍，依偎着鲜红的天鹅绒窗帘，乌黑的长发编成一束辫子垂在肩上。她脸上的神情，他已经描摹了无数次。她双颊绯红，不知是因为愠怒还是羞赧。他很想知道，却又极力克制不去发问。

“你在这儿做什么？”他能听出自己的声音中带着咆哮，随即后悔语气里的尖锐，因为他知道她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

“我，我睡不着，”她言语有些磕绊，同时又朝火炉和他的椅子挪了几步。“我看见你房里有光，还有，”她顿了一顿，垂下眼睛，盯着双手，“你的箱子在门外。你要去什么地方吗？”

“我正准备告诉你。”他忽然停了下来。他不该撒谎。他从没打算

① 一种15世纪至19世纪初用的键盘乐器，近年来又恢复使用。——编者注

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告诉她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只是希望这次能有所改变。

她又走近了些，视线落在素描本上：“你在画我吗？”

她惊愕的语气令他记起他们理解上的鸿沟是多么难以逾越。纵然过去的几周他们是一起度过的，她依然难以窥见两人莫名情愫背后的真相。

这样也好——至少是更好。经过几天的思量，他已经打定了离开的主意，也挣扎着要摆脱她。这般的努力令他精疲力竭，一旦独处，他就不得不释放压抑的情感，去描摹她的样子。他的素描本中已经满是她曲线优美的脖颈，大理石般盈润的锁骨和乌润浓密的秀发。

他回头看了一眼画，并不羞于被发现，因为事情已经更糟了。当他意识到已被她发现时，彻骨的寒意瞬间弥漫周身……他情感的流露对她来说意味着毁灭。他本该更小心谨慎。事情总是如此开始的。

“一杯热牛奶加上一匙蜜糖，”他背对着她，低声呢喃道，随后又幽幽加上一句，“能帮你入睡。”

“你怎么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妈妈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我就是知道。”他转过身说。她的诧异并未令他吃惊，可是他怎么能够向她解释他是如何得知的呢；他又如何能够告诉她，在遥远的过去，当阴霾降临的时候，他曾多少次为她捧上相同的饮品，然后搂着她直到她睡去。

他感觉到了她的抚摸，就像火焰燃透了他的衬衣一样。她的手轻柔地搭在他的肩上，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今生，他们还未曾彼此抚摸，两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总会令他窒息。

“我，”她低语，“你要离开吗？”

“是的。”

“带我一起走。”她没有一丝犹豫，脱口而出。这时，他注意到她

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要收回自己的请求。在她的眉间，他能看出她情绪的变化：她感到自己过于轻率，继之以迷惘，而后又是对自己如此直白的一丝羞赧。她总是如此，以前总是如此，而他在这一刻也总是犯下同样的错误……去抚慰她。

“不，”他低声道，“我明天起航。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如果我在乎你，”她重复道，仿佛在自言自语，“我，我爱……”

“不要再说了。”

“我一定要说。我，我爱你，我很清楚，如果你要离开……”

“如果我离开，那就是救你的命。”他缓缓地说，似乎是在向她身体中仍能记得这一切的那部分诉说。可她身体中是否真的还有这样的一部分？如果有，又深埋在何处？“有些事情比爱更重要。你不会明白，但你必须相信我。”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后退了一步，双手抱在胸前。他又犯了一个错误……每次他俯身对她讲话总会令她觉得受了轻蔑。

“你是说有些事情比爱更重要？”她挑衅地抓起他的双手，将它们按在胸口上。

天哪，这分明是她，可她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至少他应该更坚强，应该能够阻止她。如果不能阻止她，过去的一切又将重演，一次又一次地折磨他们。

手掌下，传来她肌肤熟悉的温度；他把头撇向一边，呻吟着。他试图忘记她此刻是多么贴近，忘记自己是多么熟悉两人双唇紧贴的感觉，忘记这一切注定要结束会令他多么痛苦；可她的手指轻柔地攀了上来，继而紧紧地缠绕住他的双手，透过纤薄的丝袍，他感觉得到她心房的跳动。

她说得没错，没什么能比得上此刻，从来就不曾有过。正当他要

放弃抵抗将她揽入怀中，他忽而瞥见她眼中闪过惊恐的神情，就像见到了鬼魂一般。

她主动推开了他，将手贴在额上。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诡异的感觉。”她呢喃道。

不，难道已经太晚了吗？

她的双眼眯成了他画上的形状。她走回他身边，将手放在他的胸前，双唇微启，满怀期待地说：“告诉我我疯了，但我发誓这一幕我曾见过……”

真的已经太晚了。他浑身颤抖着抬起头，已然感觉到黑暗的降临。他抓住最后的机会将她揽入怀中，就像几周以来他一直期待的那样紧紧地接着她。

当她的双唇在他的唇间融化的一刹那，两人都失去了力量。她口中金银花的甘醇令他晕眩。她贴得愈紧，他胸中的恐惧和痛苦就绞得愈紧。他们的舌缠绕着，每次新的爱抚，每次新的探寻都会令两人胸中爱的火焰燃得更加明亮，更加炽热，更加有力。可是，这一切都一如过往。

房间在震颤，诡异的气氛在他们周身升腾。

可是除了他们的热吻之外，她什么都觉察不到，什么都意识不到，什么都理解不了。

只有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只有他知道他们的重逢会招来何等黑暗的使者。他知道这一切，尽管依然无力改变两人的命运。

黑暗的旋涡正悬在他们头上。如此之近，几乎触手可及；如此之近，他怀疑她都能听见他们的低语。他看到阴霾掠过她的面庞。有一刻，他看见她眼中燃起了相识的火花。

继而，一切都化为乌有，化为乌有。



FALLEN

1 · 完美的陌生人



圣剑和十字架学院的大厅里灯火通明，露西跌跌撞撞地冲进来时已然迟到了十分钟。一个胸膛宽阔、面色红润的训导员强有力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笔记本，已经在发号施令……这意味着露西已经落后了。

“所以你们要记住，药物治疗、床和红色，”训导员向三个背对着露西站在一起的学生咆哮着，“记住这些基本的东西，别给我惹麻烦。”

露西匆匆溜到了那群人后面。她这会儿还想弄明白自己是否填对了刚才那一打文件；前排站着的那位光头训导员到底是男是女；会不会有人帮她拎那个硕大的行李包；还有爸爸妈妈会不会在丢下她回家之后，立马把她那辆心爱的普莱茅斯复仇女神给处理掉。整个夏天他们一直威胁着要卖掉那部车。现在可好，他们理由充分、冠冕堂皇：露西的新学校不许开车。准确地说，是露西新的教养学校。

她还在慢慢适应这个词……教养学校。

“您能不能，嗯，您能不能重复一下？”露西问训导员，“那个，药物治疗室，是什么？”

“唉，看看都来了些什么学生！”训导员高喊了一句，然后慢慢地对她解释，“药物治疗室嘛，如果你是接受药物治疗的学生，就得待在那儿等着药性发作，恢复神智，然后呼吸。”训导员是个女人！露西把训导员研究了一番，这才得出了结论。男人没这么狡猾，也不会用如此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话。

“明白了。”露西感到一阵反胃，“药物治疗室。”

露西已经好几年没接受过药物治疗了。她在霍普金顿有一位姓桑福特的治疗专家。就是因为这个人，爸爸妈妈才大老远把她送到新罕布什尔的寄宿学校。去年夏天的事故之后，桑福特医生曾考虑再次使用药物治疗。尽管露西最终说服了医生，让他相信自己仍处在准稳定状态，但她还是被观察了一个月，这才终于免受那些讨厌的抗精神病药物的折磨。

就因为这个，她才在圣剑和十字架学院开学一个月后才来报到。做一个新人本来就够糟了，现在要进入一个其他人都已经站稳了脚跟的班级更令她神经紧张。但在学校走了一遭之后，她发现自己似乎并不是今天唯一刚到的学生。

她偷偷瞥了一眼在她身旁站成半圆的三个学生。在多佛预备学校，也就是她的上一所学校的时候，她第一天游览校园就遇见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凯莉。在一个其他学生都已戒掉恶习的校园里，有她们两个冥顽不灵的家伙就足够了。两人很快就发现她们都痴迷于相同的老电影，尤其是有阿尔伯特·芬尼出演的那些。后来在看《丽人行》的时候，两个女孩又发现她们俩做爆米花时都会引发火警。从那之后，她们就形影不离，直到……直到不得不分开。

这会儿，露西身边站着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女孩看上去简单明了，一个像露得清广告女郎一样可爱的金发女孩，精心修剪的指甲涂成粉色，和她的塑料发卡很是般配。

“我——叫——嘉——碧。”她慢吞吞地自我介绍，同时对露西报以灿烂的微笑。但这微笑犹如昙花一现，露西还没来得及自报家门，嘉碧脸上的笑容便一闪即逝。这个女孩对自己骤减的兴趣让露西想起多佛的南方女孩，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见这样的人。露西不清楚这是否值得安慰，但她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进了教养学校。

露西右边那个男孩留着棕色的短发，有一双棕色的眼睛，鼻子上长了些浅浅的雀斑。可是他不太愿意和露西对视，只是不停地拨弄着拇指上的倒刺。这个男孩的举止让露西觉得他和自己一样，或许也在为了进了教养学校而震惊和羞愧。

站在左边的那个家伙倒是极为符合露西对这所学校的印象。这个男孩又高又瘦，肩上挂着一个DJ包，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大而深陷，瞳孔是绿色的。他嘴唇饱满，唇色像玫瑰花瓣一样红润，肯定会让不

少女羡慕得要死。他穿着黑色T恤，后颈边沿露出一块旭日形状的文身，在浅色皮肤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这个人和另外两人不同，当他注意到露西的目光时便再也不愿将视线移开。他嘴唇的线条很奇怪，眼中却满是温暖和生机。他盯着露西，像一尊雕像一样岿然不动，露西也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动弹不得。她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那双眼睛如此热切，如此撩人，甚至有些令人忘乎所以。

训导员大声清了清嗓子，那男孩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露西的脸红了，忙不迭地装作在挠头。

“已经懂了规矩的，把违禁品上缴后可以离开了。”训导员说完指了指那个巨大的纸板箱，箱子上方挂着块牌子，上面用大号黑体字写着：违禁品。“我说可以离开了，陶德，”她一巴掌拍在那个孩子的肩上，吓得他蹦了起来，“是让你们去找指派给你们的学生指导。”她又指着露西说，“你，把违禁品交出来之后，给我留下。”

四个人挪着步子朝纸板箱走去，露西看着他们开始掏口袋，感觉有些疑惑。那女孩掏出一把三英寸长的粉色瑞士军刀。绿眼睛的男孩极不情愿地把一罐喷雾颜料和一把裁纸刀丢到了盒子里，甚至连陶德都扔下了几盒火柴和一小罐火机油。这让露西觉得自己有点儿傻乎乎的，竟然连一丁点儿违禁品都没藏，但当她看到那些孩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扔到盒子里时，她真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露西走近了些，仔细看了看违禁品的牌子，她发现了手机。呼机和所有的双向无线电通信工具都在禁止之列。没有车就已经够惨了！露西汗津津的手紧握着手机，这可是她和外界唯一的联络工具了。露西的表情变化没逃过训导员的眼睛，她在露西脸上拍了几下说：“孩子，别给我装迷糊，他们付我的钱可不够我给你做人工复苏的。再说了，你每周可以在大厅打一次电话。”

一个电话，一周一次？但是……

她低头最后一次看了看手机。有两条新短信，但愿不是她最后的两条短信。第一条是凯莉发来的：

立即回电话。我会一直守着电话到夜里，所以得先吃饭去。
记住我教给你的咒语。你一定能挺得住。顺便说一句，好坏暂且不论，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关于那件事情……

典型的凯莉风格，写得那么长。她的破手机还有四行没有显示出来。从某个角度来讲，露西几乎是如释重负。她不想读到关于原来学校的人已然忘记了她，已然忘记了她身上发生的事。

她叹了口气，读下一条短信。妈妈发来的，她前几周才学会发短信，八成还不知道一周打一次电话这事，不然她怎么也不会把宝贝女儿丢在这地方。不是吗？

孩子，我们已经开始想你了。要听话，多吃蛋白质。能讲话的时候我们再谈。爱你的爸爸妈妈。

露西又叹了口气，看来爸爸妈妈肯定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么解释早上她在大门口背着书包挥手道别时他们脸上哀怨的神色呢？吃早饭时，她试图开玩笑，说她终于摆脱了在多佛学到的可怕的新英格兰口音，但爸妈怎么也笑不出来。她本以为他们还在生她的气。他们从来不会高声大嗓地吼她，就算她真的惹了麻烦，他们也只是一言不发冷眼相对而已。现在她才算明白了今天早晨那种诡异的气氛……爸妈已经知道他们要和宝贝女儿失去联系了。

“我们还在等大人物啊！”训导员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我倒想知道是谁？”露西猛然回过神来，面前那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装满了各